

書叢學文友良
外裏渦漩
作創衡杜

行印司公書圖友良海上

版再月六年四十三國民

本 及 普

價售冊每

必翻所版
究印有權

售經總社報書匯文海上

一

在私立德生中學底教員休息室裏，英語教師徐子修從他那張永遠放在最裏邊角落裏的寫字檯上擡起頭，偶爾向壁上一架八卦鐘望着。已經七點五十五分了嗎？他禁不住突然驚了一下。可是他知道，那架跟自己一樣地已經替這學校服務了二十多年的八卦鐘，是不會把他欺騙的；它向來就準確得跟自己一樣，沒有誤過時刻，更極少告過假。七點五十五分就是七點五十五分丁；往常，到這時候，縱使眼皮上還掛着昨夜底眼矢，多少總應該有三五個同事陸續續續來到，今天，屋子卻顯得特別寬敞起來，空空洞洞地除了自己之外還沒有一個人。他望了一回，把剛改好一半的課卷攔

開，把鋼筆插好在筆插裏，把紅墨水瓶底蓋子緊緊地蓋上，不給漏氣。隨後，照着至少有十年以上的舊例，抽開左邊抽斗，看也不看地摸出一小方紙片和一小撮焦黃的煙絲，然後，舌尖在紙上一舔，用熟練的手勢一下子就捲成一枝煙，拈了火柴，吸着。

要不是幾個月以前特別爲路遠的兼任教師們把上課時間改遲十分鐘，今天可不是祇有他一個人上頭堂課了嗎？這班教員哪，這班教員！正打算在心裏罵幾句，他卻猛然想起前一大所聽到的鬼鬼祟祟的傳聞；底細他不明白，而且也不想去明白。祇是，學校彷彿又一次浸在不安的空氣裏，說不定接踵而來的又是停課和罷考呢。說不定今天就是了，他惶惑着；說不定已經停了課自己還不知道呢。

嘴角邊黏着煙枝，從座位上站起來，緩步走到休息室門口。從這門口望去是一片空闊的廣場，廣場上像大海裏撒鹽花似地祇有十來個人在着，樣子怪閒散，從這十來個人身上也看不出有一點兒上課不上課底動靜。

風平穩地吹；

早晨底陽光溫暖地照在他那禿了大半個的頭頂上。

這難道是醞釀着什麼風波的光景嗎？徐子修不相信似地在頭頂上搔了幾下，打算到隔壁事務室裏找一個職員問。可是剛跨出門去卻就把脚步停住了。如果根本沒這回事，自己大驚小怪的還成什麼樣子啊！爲保持尊嚴他不願意隨便問，祇帶着猶豫的神色仍然走回到沒有人的屋子裏來。

八卦鐘哐哐地響了一陣，接着，那麼紆迴而凝重，像一位嚴謹的執法者似地連續打了八下。

彷彿受了鐘聲底惕勵，他突然想：

『憑什麼不去上課呢，也沒有接到正式的通知！』

他覺得自己應該像那架鐘一樣地固執，堅決，一樣地忠於自己底職守，像沒有人在面前它也照舊報着確切的時刻一樣，即使課堂裏沒有學生，他也得去。這樣想，他以爲自己從新穩定了。

把吸剩的煙枝順手向痰盂裏一丟，走回到原來的座位上，拿出第一堂課底課本來，翻開上次停頓着的一葉，飛快地看了幾行，卻沒有看下去，祇找一些紙片來把那地方夾了；書從新開攏，在寫字檯正中央放好，他留意着，叫書脊跟檯子底邊恰好成了九十度的直角；於是，又拿過點名冊，攔在一起，又拿過了粉筆。一切都準備得停停當當，他等着。……

直到打過預備鐘，又開始打着正式的上課鐘，教員休息室裏卻還沒看見有第二個人來到，徐子修不再去關心這些，祇照着舊例，在上課鐘第一聲響着的時候，就用那種二十年來所慣有的姿態，把課本像非常沉重似地叫右手高高擡着，走出休息室，穿過行廊，轉上幾個彎，向高二甲班底教室走去。他腳步縱然慢，卻像有一種機械地固定的速率，依着三十二下鐘聲底節奏，移過了固定的距離，到鐘聲劃然停止，洪亮的餘音還囑喻地迴蕩着的時候，他永遠是剛巧踏到教室門檻邊，難得有三尺以上的快慢。

擡起頭，對裏面望了望。並不是沒有人，卻的確那麼疏疏落落，像比

平常少了一半的樣子。徐子修登時就蹙緊了兩道眉毛，卻沒問什麼原故，顧自己跨上講臺，從袖筒裏抽出手帕，在那高高的圈椅上拭了幾下，整一整長衫底下襟。坐着。他翻開點名簿，並不把名字叫出聲，祇依照座位底號碼一行行看，一行行登錄。正當他用眼睛來點着名的時候，從外面又陸續來到了一些人，他把他們逐一地注意了。全班學生底姓名他幾乎個個知道；他咬着下嘴唇，眉毛更蹙得緊，就在那些人底名字下面逐一打了遲到底標記。點完名，把名冊推到右邊的檯角上，挺起腰板呆坐了一會。他不響，全堂也沒有聲息。好久，像沒有說話就已經口乾了似地把舌子在顎上吸了幾下，眼睛祇望住對面的牆，自言自語地說：

「從今天起，預備鐘可以關照不必打了。」

說着，他把嘴唇做了一個介乎輕蔑和嘲諷之間的神色，用鼻子微微噴一口氣，把課本拿到身邊，翻開了夾着紙片的那一葉。他並沒有馬上就讀書，又停頓了一會，仰起臉看着。即使把遲到的算在內，全班的學生還是

少。學生和教員底一致缺席使他還禁不住詫異有。這多少總跟幾天來逐漸漫延的風波有點關係吧；可是他卻沒想到這個純然是學校行政止的糾紛，竟不但教職員，就連學生也會給牽涉在內的。他底臉色似乎變得更嚴肅了，他開始感到一種真切的痛心。

『一個人呵，』用沉重的低聲慢慢吞吞地說，隨時間斷着，吸着舌子，『最要緊的是，要記得自己底本分。用不到管的事，管不到的事，誰都要管，這個世界就給這樣弄糟的。』

輕輕地點着頭，像企圖給予自己底話以特殊的肯定。

『世界這麼大，社會上的事情這麼複雜，我們在學生時代，也懂不了這許多，如果全要越俎代庖起來，那麼，那麼，……』

還沒有想出該用些什麼話來接下去，卻陡然聽到從外邊走廊上傳來一陣口哨聲，吹着一支愉快而帶點輕薄的調子，把自己所造成的嚴肅的空氣破壞了。他從新沉默着，又皺皺眉毛，把臉移向門口，就看見一頂壓髮帽

上的絨球，一個個窗洞跟吹口哨底聲音同時移近來。那個人終於在眼前出現，沒有穿上衣，雙手在西裝褲袋裏悠閒地插着；他向課堂裏一望，看見了徐子修，停住哨裏的調子，一邊跨着門檻一邊大聲說：

『這樣快就來了嗎！』

徐子修認識他，叫黎漢，據說是當地某一位要人底親戚。徐子修記得上次季考的時候，他曾經給搜出了夾帶，而在佈告出零分的成績之後，自己還接到一封恐嚇信，不署名，該署名的地方是畫着一枝手鎗；好久就猜疑是這傢伙攪的把戲了。卻始終沒把這猜疑對誰表明過，祇自己留意着。

不說話，拿眼光釘住他，惹得全堂的眼光都在他身上集中。靜默。這靜默卻並不能對黎漢造成什麼影響，他還是那麼自在地走近來，到講臺邊，伸出手去要翻動檯角上的點名簿。

徐子修却搶先把點名簿用手使勁按住了；——

『你做什麼？』

抬頭望見了那張乖戾的臉色，到底也禁不住把手縮回，嘴裏卻還這樣

說，『我來補一個到。』

『現在不能，現在要講書。』

『要等幾時補呢？』

沒有回答，徐子修祇把點名簿拿過來壓在自己底課本下面，對課本看了看——

“Page two hundred seventeen.”

黎漢愕然地對徐子修望了一陣，沒辦法，回轉頭，對同學們裝了一個又像渺視，又像聊以解嘲似的鬼臉，蹣跚地退到第四排右側的自己座位後邊，兩條腿用跳高底姿態跨進椅背，坐下了。他桌上空洞洞地沒有書，卻從隣座同學底坐椅上胡亂拖過一本來，翻開了攤着。

“Paage two hundred sveenteegen!”

像從運動會上的傳聲筒裏發出來一樣的聲音使全堂都吃了一驚。黎漢

看見徐子修說話的時候正把眼睛望住自己這方向，一邊還用指掌在檯面上急迫地拍。

他把書本朝後翻了幾頁。

想不到這樣還搪塞不過去，竟看見徐子修從講檯上站起身，走向自己底座位。禁不住稍稍有點驚惶了，卻沒法子阻制他不把自己身邊那本書拿起來看。

「這一堂是英文，不是物理，你知道？」

裝癡裝呆地也把書一看，隨口強解着，「啊，拿錯了。」

「拿錯！剛纔進來的時候看見你沒帶書的，你還當面說謊！」說着，把那本物理閣攏了向桌上一丟。「回去拿呀。」

「合看看拉倒。」

黎漢把身體向隣座挪近一步，拖過那同學底課本來打算兩個人合看，徐子修卻偏偏把它推了回去。——

『不成的，你這樣妨礙別人。』

『那叫人怎麼辦呢？』

『回宿舍去拿。』

『等拿得回來不是已經要退課了，還來得及！』

『不成，沒有書就不用來上課。』

聲音變得激厲起來，全班的學生對這糾紛都屏住了呼吸。黎漢也收斂住先前那一副賴皮相，他想起用沉默來抵制，不響，又不動，祇這麼坐着。

『不拿書你就得出去！』

那一個終於也失掉忍耐，他無所顧忌地在櫃子上一拍，大聲嚷：

『我什麼班上不跟人家合看書，偏你這兒兩樣！』

竟會有學生在課堂裏對他拍櫃子，咆哮着，這在徐子修二十多年的經驗裏是沒有的。他發現自己呼吸變得急促，嘴唇也稍稍顫抖；他停頓了一

陣，意識地鎮靜下來，還是用那種粗糙的聲音訖然站立着說：

『沒有書就得出去，我這兒不能通融的。』

『……』

『出去啊，聽見沒有！』

黎漢猛地站起來，就把櫃子向前面使勁一推，要不是隣座的學生眼快手快，趕忙把它扶住，就差不多已經倒在徐子修底身上。擠出了櫃子縫，頭也不回一回，就這麼一股勁衝到課堂門口，走了。當下徐子修也不再說什麼話，慢慢回到講臺上，翻開點名簿，拿起鉛筆就在黎漢這名字上重重地劃了一筆，從新拿過了課本。可是他像還需要一些時間來恢復自己心境底平衡，恢復講書底能力。學生們等着，悄悄地偷望着他那張顯得鐵青的臉，然後又各自低下頭去。

二

那一堂課上徐子修根本就沒有好好地講，差不多祇依照課本匆匆念着，念了三兩頁，還沒打退課鐘，已經把書本收拾起來，說一句『你們回去再仔細溫習一下』，跨下了講臺。他臉上餘怒未息，腳步像比往常加緊了一些，就向教員休息室走去。此刻，那地方已經不像先前似地冷落了，有三五個人聚集着。徐子修祇對他們胡亂招呼一下，也不馬上走進門，祇在門口急忙找到那個值班管理休息室的茶房間：

『你去看看，王校長來了沒有？』

詫異底臉色。『王先生已經三天沒有到校了。』

「啊」

徐子修竟還沒有知道呢！他站着，楞了一陣，做了一個沒手勢似的勢，再沒有追問什麼話，終於無可奈何地走回到自己那角落裏的座位去。校長沒到校底話，卻無意中鑽到了站在門檻邊開望着什麼東西的畫教師許言如底耳朵裏。他每星期祇擔任兩天課，他自然也不知道。這消息使他感到意外的緊張；他踮起了皮鞋腳跟悄悄地走到就在這學期把他介紹到這學校裏來的算學教師張敬齋底身邊，附住他底耳朵輕輕說：

「敬齋，敬齋，校長都躲起來了呢！」

話雖然輕，卻說得在座的人都聽到了。他發現一雙彷彿帶點敵意的眼光在向他身上掃射過來；那個人他不認識，他覺得稍稍有點窘。張敬齋卻出人不意地笑着，——

「我們已經爲這事情談了一個早晨了。」

張敬齋在屋子裏佔據着一張最舒適的圓椅，地位剛巧在幾個人底中

央，指縫裏夾着紙煙。他把烟吸了一口，向身邊的人輪流看一看，又把兩條摺疊着的腿抖了幾下，『這事情空談是完全不中用的，祇靠自己底團結啊，』說着，把臉移向那雙對許言如底話表示敵意的眼光底主有者，『汪先生，你說是不是？』

『早有了團結這種事也不會有。』

『現在也來得及。』

『名義底問題倒也麻煩。用剛纔提出的那個「教職員請願團」似乎也還可以，不過總得要人多；不能全體至少要大多數。』

沒有人接話，許言如呆沉沉站着，張敬齋顧自己噴着煙。祇是那位汪先生卻顯出一副焦急的神色；他等了一陣，還是等不出下文來，像灰心了似地歎着「口感傷底氣」，『仲實平常待人也不算錯了，想不到事到臨頭會這樣難辦的！』隨後站起身來，來來去去踱了幾步，再回過頭，卻發現自己剩下的那張椅子已經讓許言如佔據了去。他感到四周的空气越顯得沉

寂起來，站了一陣，雙手捏着自己底指節，作出些聲響。終於，沉思似地在齒縫裏縮着氣，反背着手走開了。

許言如把身子俯向張敬齋，輕輕問：

「這是誰呀？我還不認識。」

「他姓汪。」

「姓汪我知道。」

「叫汪德鄰，是這兒底事務主任，還在初中部兼課。」

「事務主任，怪不得是校長派底口氣呀。」

張敬齋用眼色阻制他，擡頭看，發現汪德鄰早就向隔壁的事務室走了回去；他丟掉吸剩的煙，把兩條腿換着上下，似笑非笑地露出了牙齒。

坐在側邊從來沒說一句話的呂次青像要叫人發覺他底存在似地先咳嗽

了一聲，對張敬齋看一看，

「事情是沒辦法的，」開始說，「我看你算了吧。」